



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在祖国上空飘扬，在内蒙古草原上空飘扬，在农牧民的心里飘扬。这面旗帜，就是走过风走过雨、走过大漠走过戈壁、走过酷暑走过严寒的乌兰牧骑。

乌兰是红色，牧骑是嫩芽儿。对于红色，我们有着深切的理解；而嫩芽儿的破土而出，一定要有适合它成长的阳光、雨露和土壤。乌兰牧骑成长的阳光、雨露和土壤，就是80年前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 乌兰牧骑之根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5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在100多名聆听讲话的人当中，就有乌兰夫和周戈，他们两人把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火种”最早带到内蒙古草原。

1943年春节期间出现在延安的新秧歌运动，是最早体现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的文艺形式。2月4日，春节大联欢在延安南门外广场举行，近千支秧歌队表演、近两万名群众观看的秧歌会演可谓盛况空前。就是在这场秧歌会演中，《兄妹开荒》《拥军花鼓》《挑花篮》等一批新秧歌剧受到广泛好评，其中也包括周戈的《一朵红花》。毛泽东同志看后评价：“这还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

1945年10月，乌兰夫奉党中央之命回到内蒙古开展工作，11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张家口成立。年底，周戈来到张家口。乌兰夫、周戈这两位聆听过《讲话》的中央党校同学，在

很多年前，南疆对我而言只是个模糊的概念。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神秘的楼兰、喀什、和田以及悠悠塔里木河，在我脑海里都只是虚无的地名，尽管与老家是南疆的同事有过对话，我对南疆的了解也只不过停留在距离遥远和与现代文明有不小的差距，总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我的南疆同事们每每说起他们的家乡，总是滔滔不绝，说那里的瓜果、毛驴车、传奇故事、喀什的巴扎、艾提尕尔广场上的萨玛舞，但无论如何，他们所有的讲述都传递出一个信息，那就是贫穷，还有他们每回一次家乡时旅途的艰辛，这反而让我对那片土地产生了深沉的向往。

既然我对南疆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认识，那就更别提“刀郎文化”的源流地麦盖提了。之前我只听他们说起过麦盖提这个地名，刀郎这个词也是后来才听说的，这个词在我最初的了解中应该是“多浪（音译）”。“刀郎”从字面意思看，似乎是身上佩带刀具的人，而维吾尔语中“多浪”的意思是“聚集在一起生活的人”。后来我才知道，“刀郎人”集中生活在叶尔羌河东岸的麦盖提县，北面就是举世闻名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麦盖提县就像一片巨大的梧桐树叶伸向大漠，倒也像是个世外桃源。

其实上世纪中后期的时候，整个南疆给人的印象就是与世隔绝。

我第一次踏上新疆大地是2001年，那次是和一位作家朋友携家人一起旅游，走马观花似地在库尔勒、阿克苏以及喀什等地小住几日，和那里的一些作家及文学爱好者们邂逅，再无深入。

2015年春，我有幸成为自治区第二批“访惠聚”工作队成员，真正踏上了南疆这片热土。从飞机降落在喀什机场的那一刻开始，我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我将成为一个真正的亲历者，心情自然是难以平复的。

乘车前往麦盖提的路上，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沙尘天的厉害，虽然感觉不到有多大风，甚至树木也没怎么动，但遮天蔽日的黄沙还是那么在天空挂着。不过这一切都并未影响到我激动的心情，那完全是一种新鲜感。

3月的乌鲁木齐依旧看不到春的迹象，而在南疆，我们的车行驶在还未正式开通的喀麦高速上，道路两旁已经是绿油油的麦田，树木已经开始绿了。喀麦高速是沿着沙漠而修的，因此从岳普湖到麦盖提县一带，还要经过大漠的一角，那一望无际的辽阔难以用语言来表述。

我们驻村的地方紧挨着麦盖提县城。我们所驻的村叫恰木古鲁克，地名很有意思，在维吾尔语里的意思是“盛产蔓菁的地方”，属巴扎结米乡。从村委会到县城只需几分钟。我看着那里的一切，感觉都是新鲜的。

我们驻村的主要任务就是“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简称“访惠聚”，所有工作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开展，因此最多的就是入户走访，挨家挨户了解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了解，我们慢慢开始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那里的人们的确很善良朴实。麦盖人继承了前人流传下来的刀郎文化和人文情怀，而刀郎文化的精髓，就是建立在刀郎木卡姆歌舞，以及相对比较严酷的生态环境，生活环境和介于农业、畜牧业之间的生产方式之上的人文精神。那里的人们形成了性情粗



彻夜长谈中谋划出内蒙古文艺的明媚春天。1946年4月1日，以周戈为团长的内蒙古文工团成立，这是《讲话》精神在内蒙古草原开出的“第一朵红花”。

1957年初，内蒙古文化局组织调查组深入牧区和半农半牧区进行为期5个月的调查，这次调查的最大成果，就是6月17日第一支乌兰牧骑在苏尼特右旗的成立。领导和参与这次调查的刘佩欣、阿日鲸、伊德新等，都是内蒙古文工团的老演员。

乌兰牧骑与内蒙古文工团一脉相承，其根系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及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

### 乌兰牧骑之井

巴图朝鲁满头雪白的银发，满脸灿烂的笑容，这位已经年逾80的老人是第一支乌兰牧骑的第一代队员，第六任队长。

“乌兰牧骑是草原的乌兰牧骑，是人民的乌兰牧骑。只有扎根草原，心系人民，乌兰牧骑才能茁壮成长。”巴图朝鲁用这样的表述，概括了他在

乌兰牧骑工作几十年的深刻体会。

1964年春，时逢大旱，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十几名队员顶着烈日，艰难跋涉在阿其图乌拉公社乌日根大队的荒原上，每个人的嘴唇都裂开一道道口子，能喝到一口水是每个队员心中最真实的需求和最热切的渴望。在和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日子里，乌兰牧骑队员得知了乌日根大队方圆几十里都没有一口像样的水井，生龙活虎的青年队员巴图朝鲁找到已经百炼成钢的队长伊兰，把自己这几天的想法和思考盘托出：“我们是乌兰牧骑，我们的四项基本任务之一就是服务，但如何服务，我们还需要探索。现在干旱少雨，牧区严重缺水，我们年轻力壮有力量，在这里多停留几天，挖出一口好井，你说怎么样？”

“怎么样？”伊兰被巴图朝鲁的热情感染，“那还能怎么样，说干咱们就干呗！”

乌日根大队党支部尽最大努力支持乌兰牧骑的行动。一天、两天、三天，一米、两米、三米，当挖到六米深时，井里出现塌方，危险和困难随之而来。直到这时，乌兰牧骑的队员们才明白，在这



阳光下的麦盖提

阳光下的麦盖提

阳光下的麦盖提

阳光下的麦盖提

阳光下的麦盖提

阳光下的麦盖提

阳光下的麦盖提

阳光下的麦盖提

阳光下的麦盖提

中央第三次新疆工作会议提出重点实施文化润疆工程，包括麦盖提在内的所有乡村，在“访惠聚”工作队的积极配合和努力下，民生先行、教育优先、文化助推等工作全方位推进，乡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天蓝地绿，水清路明，许多乡村道路都变成了葡萄长廊，亮化、绿化、美化已经基本实现，村民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还有很多内地企业把工厂建在了村民家门口，让更多人走上了就业致富、劳动致富的道路。自治区文联组织多批次文艺工作者送欢乐下基层，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走进我们的乡村，把书法、美术、音乐送到群众中去。作家诗人们在那里深入生活，新疆文联工作队还在当地发现并培养了一批农民诗人。援疆省份的大力支持也极大推动了乡村文化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在麦盖提已经成为现实。

由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如今的麦盖提县，更准确地讲，是新疆大地上的那些乡村，早已今非昔比了，处处洋溢着欢乐的笑容，更多的文化大院和特色民宿小宅，在麦盖提县已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我曾在麦盖提看到的那些愚昧落后的情形早已不复存在。假如今后人们有机会去南疆，去我曾经驻村的那个乡村，迎接各位的肯定是魅力无限的幸福笑容和多姿多彩的刀郎文化，阳光下的麦盖提一定会在您面前呈现她最美的风光。

最后，我想用《阳光下的麦盖提》这首诗来结束我的陈述：

舞动的阳光从天际洒落/枝繁叶茂的刀郎/在叶尔羌河的风中逆行/木质的古琴，琴声空灵/天赋异禀的旋律/给舞者量身打造/适于穿越时空的造型/横渡岁月的宽阔

长笛的音孔/让流浪的音节找到归宿/那一片金黄的叶/在阳光下绽放/被涛声敲响的手鼓/给律动的生命镌刻足印/丝绸的涟漪/在吉祥的条纹上波动/那整齐划一的舞步/仿佛拍岸的海浪/塔克拉玛干掀起的浪潮/给冲浪者足够的高度/齐鲁的鼓声也在风中作响

看那粗犷的率性/在原野上驰骋/条条相通的血脉/给男儿塑形/华彩乐章的最后版本/在这无际的大漠上演/那不是壁画里褪色的灵魂/古丝路上的驮队/驼铃，还在风中传唱

歌者的咽喉在颤抖/辅音诠释古老/另类的呼麦/被调成和煦的光影/灿烂是笑容的底色/还有那唱不尽的幸福

隔空的回眸/望穿岁月红尘/眺望明日朝阳似火/自信的舞步踏出坚实的土地/我们一同前进/绚丽的阳光普照大地

片草原上生活的人们为什么宁愿忍受干旱和缺水，也决不轻言打井，因为这里的土质含砂量大，挖着挖着就会塌方，导致前功尽弃。然而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并没有打退堂鼓，在危险面前，巴图朝鲁挺身而出，在腰间系一根绳子，这样在遇到危险时，队员们就能及时把他从井底拽上来。他赤脚站在冰凉的井水中，一锹一锹地打捞流沙，队员们一筐筐地拉上来。经过7天的忘我奋战，乌兰牧骑队员终于在浑善达克沙地的边缘打出一口造福于牧区、造福于牧民的水井。

大队党支部书记格日勒组织所有牧民来到井边，为乌兰牧骑队员们庆功。大队年纪最长的老额吉吻遍所有队员的额头，以蒙古族最高的礼节，给他们最衷心的祝福。

格日勒在井边竖起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乌兰牧骑井，1964”。

2016年7月，为拍摄电视纪录片，巴图朝鲁再次来到这片土地上。“乌兰牧骑井”依然清泉汩汩，用清流滋润着这片草原。它见证着乌兰牧骑和牧民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是乌日根草原上的精神坐标、信仰坐标和理想坐标。

### 乌兰牧骑之舞

浅灰色蒙古时装托着高挑苗条的身材，全国政协委员、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舞蹈演员哈斯塔娜的身姿显得更加楚楚动人。

哈斯塔娜不仅会跳舞，也会编舞。在十几年的舞蹈生涯中，她相继创编出几十个舞蹈，男女群舞《塔牧沁牧歌》、女群舞《祈》《牧羊姑娘》等荣获多个奖项。但她对这些作品并不满意：“我以前的作品大多都是空想出来的，离牧区和牧民太远了，离生活和现实也太远了。”哈斯塔娜直言不讳地道出自己的“短板”。为改变这种脱离生活、脱离现实的状况，2018年5月初，她利用休息时间和东方演艺集团的舞蹈演员斯日吉德玛一起，脚踏实地地在苏尼特草原上进行采风，与诗人额尔德尼·陶克陶交谈，与岩画专家达·查干交谈，与

“曾经一步跨千年，而今跑步奔小康。”

9月27日，“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在京开幕。其中，有3张跨越了7年的照片，展示了凉山州昭觉县古里镇悬崖村从藤梯到钢梯再到楼梯的巨变。

大凉山，山连着山，悬崖村，就位于这群山深处。要跨过这连绵不断的山，就得拐过一道又一道弯。驱车到悬崖村，道路两旁是峡谷，陡峭的石壁雄伟险峻。快到悬崖村时，路的两边停着来自各地的车辆，沿途都能见到举着手机拍摄或直播的游客。

“在电视上看到过关于悬崖村的报道，就觉得很不可思议。趁着周末带着娃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来自成都的王先生带着家人自驾来到悬崖村，他说，想来亲眼看看这里的村民是怎么生活的，还有就是想挑战一下这个钢梯。

和王先生一样慕名而来的游人如织。有的扶老携幼，相互搀扶慢慢前行，有的独自前往，健步如飞。还有的是“网红”，跟着直播团队介绍悬崖村。悬崖村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在山下，停车成了一件难事，有的小吃店在节假日时最多可以收入6000多元，赶上了以前一年的收入。

在悬崖村脚下，家家户户都可以搞接待，有的村民还专门进行过厨师培训。在村里，除了彝家传统的腊肉、香肠、坨坨肉等美食，还能吃到川味家常菜。不少村民家里都开有小卖部，饮料、饼干、零食等东西都可以很方便地购买。

悬崖村隶属于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古里镇，位于昭觉、美姑、雷波三县交界的美姑河畔，距昭觉县城72公里，坐落在海拔628米到2400米的山坳中。2016年11月以前，外人入村、村民外出，都必须顺着悬崖绝壁攀爬12段218级藤梯，故得大号“悬崖村”。

悬崖村脱贫致富的历程，就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动缩影。

2017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审议，特别讲到了悬崖村。他说曾在电视上看到有关凉山州悬崖村的报道，特别是看着村民们的出行状态，感到很揪心。习近平总书记说，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我绝大多数去过了，还没有走到的吕梁和凉山会尽快去。

2018年2月11日，农历腊月初二十六，习近平总书记如约来到大凉山深处的昭觉县，赴一场“春天里的约会”。站在三河村的高处，远眺三河村全貌时，习近平总书记特意询问了悬崖村的情况，昭觉县主要负责人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悬崖村的发展变化。

2018年2月12日，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役座谈会在四川成都召开。2月13日，总书记听取了四川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后讲道：“从2月10日《凉山日报》报道中得知，被称为悬崖村的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不仅有了新的钢梯，而且村民收入有了较大提高，村民用电困难已成为历史，互联网已经进入，让人不再揪心了，我看了很高兴。”

如今的悬崖村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怀转化为强大动力，感恩奋进、真抓实干，实现脱贫摘帽奔小康，全力推进乡村振兴。2019年被评为全国首批乡村旅游重点村，2021年被评为凉山州乡村振兴示范村且被确定为全国脱贫攻坚考察点，2022年被评为四川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优秀村。

古筝传承人胡其图交谈。在乌斯琴琴房里，老人把珍藏多年的蒙古族服装和帽饰拿出来让她们参考。每一次接地气的采风都是一次感动之旅，每一次接地气的采风都有一份沉甸甸的收获。三人舞《苏尼特·布斯贵》就是在这样深入采风的基礎上创作出来的，尽情展现了苏尼特女性的性格特征，而服装和帽饰的设计几乎是乌斯琴琴老人“家藏”的翻版。

2018年8月18日，在第十五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闭幕式上，《苏尼特·布斯贵》荣获“首届乌兰牧骑新人新作奖”表演一等奖。

蒙古族舞蹈是具有世界色彩的舞种。2013年哈斯塔娜第一次走进蒙古国时，便和蒙古国贝·贝勒格传承人相识。贝·贝勒格是蒙古民族最为古老和传统的舞蹈，在蒙古高原，贝·贝勒格多达12种。前几年，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的哈斯敖登曾导演了一部舞剧《我的贝勒格人生》，艺术总监、舞蹈总监、作曲和舞美分别来自俄罗斯和蒙古国。这个国际团队对发掘、整理、弘扬、传承这一古老艺术所做出的努力和探索是难能可贵的，而这仅仅是开始。贝·贝勒格是一座艺术富矿，它所蕴藏的艺术之火、艺术之花、艺术之光仅仅被揭开冰山一角，更大的火焰、更灿烂的花朵、更耀眼的光芒还在等待着我們。哈斯塔娜深深地被贝·贝勒格的无穷艺术魅力所吸引和折服，研究贝·贝勒格的古老艺术成为她新的追求。如今她已成为蒙古国立文化艺术大学编导系研究生，利用这个平台，她将対贝·贝勒格进行更深入更持久的研究，用新的舞蹈语汇歌颂新时代、歌颂新生活……

乌兰牧骑这株“红色嫩芽”，已在阳光中走过65年的光辉历程，如今已经拥有75支队伍、3000多名队员，时代在变，条件和环境在变，不变的是乌兰牧骑的初心和使命。他们以蓝天为幕布的豪迈，他们以大地为舞台的气概，他们能歌善舞的时代风采，正在生动诠释着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和赤诚。



悬崖村巨变

悬崖村巨变

悬崖村巨变

悬崖村巨变

悬崖村巨变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指引下，一年多的时间里，悬崖村发生了巨大变化。2556级钢梯，极大地改善了出行条件，扩建的村小学和“一村一幼”给孩子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还实现了4G移动互联网全覆盖。

2020年5月12日至14日，悬崖村8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344人走下钢梯，离开已经生活了七代人的山村，陆续搬进72公里外昭觉县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安置点，实现了村庄从藤梯到钢梯再到楼梯的巨变。悬崖村见证了伟大的脱贫攻坚，它成了一个样板、一份历史遗存，因此凉山州将其整体纳入脱贫攻坚实景博物馆，编号003。悬崖之上的生活从此成为家族的记忆。

2022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与来自四川的益西达瓦委员有一段特别的对话。在联组会现场，益西达瓦委员向习近平总书记展示了两张悬崖村的照片，藤梯与钢梯对比鲜明，反映了大凉山各族群众在党的带领下，“一步跨千年，跑步奔小康”的生动图景。

作为土生土长的昭觉人和第一个报道、拍摄、书写悬崖村的记者、摄影师和作家，我对故乡怀有深厚的感情，对悬崖村更有着深深的牵挂。

2010年7月，我在古里镇调研时第一次得知，乡干部到悬崖村要攀爬很长的藤梯才能进村。2013年2月，我终于有机会赴悬崖村采访。爬悬崖、攀藤梯，一路走、一路拍、一路采访，费时14个小时，终于从阿土勒尔村的牛场组穿越到支尔莫乡布色来洛村的大平台上。我将这次探访的经过、感受，写成8万字的系列报道《探寻昭觉古里拉达秘境》，于2013年3月在国内媒体刊发，向外界讲述了“悬崖村”的故事。渐渐地，阿土勒尔村和古里拉达大峡谷引起了外界关注，“悬崖村”的名字传开了，我也与“悬崖村”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2013年2月起，我60多次到悬崖村实地采访，在一次又一次爬藤梯、攀钢梯的过程中，把自己变成了悬崖村人，与村民干部同吃同住，用文字和图片记录这里翻天覆地的变化。2019年3月和2020年10月，我的两部长篇报告文学《悬崖村》《天梯》分别出版发行，并获得国内多个奖项。我是一枚幸运的“种子”，不仅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成长，而且有幸参与见证了生我养我的彝家山寨发生的沧桑巨变，并与悬崖村结下不解之缘。

如今，悬崖村的村民们奔忙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有人成为了职业追蜂人，有人种植青花椒、脐橙等经济作物，有人变身户外旅游的领队，越来越多的村民开民宿、直播带货……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乡亲们坚信，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尤为可喜的是，村民的思想观念也有了很大转变，现代文明生活方式进入家家户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学前学会普通话”给孩子们的成长插上了翅膀……

透过悬崖村，可以看出凉山彝区的美好未来。悬崖村的路还在延伸，峭壁之上，一条蜿蜒盘旋的新公路正在建设中。路通产业旺，油橄榄已挂果，脐橙长势良好，村里姐妹们手中的彝绣飞针走线，努力绣出新天地。从藤梯到钢梯再到楼梯，悬崖村成为了一个面向世界、拥抱世界的彝族村庄，见证着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历史巨变。